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藏传佛教 直观主义认识论 研究

李元光 等著

民族出版社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藏传佛教 直观主义认识论 研究

李元光 刘俊哲 著
王玲 李娅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研究/李元光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105 - 10446 - 8

I. 藏… II. 李… III. 喇嘛教—研究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137 号

策划编辑:德庆央珍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刘家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com>

印 刷: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0.25

定 价: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446 - 8/B · 426 (汉 17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前 言

一、本成果的主要观点

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族人民从远古走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成就了其独特的认识论——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

（一）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是对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神秘主义认识论以及佛教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活环境变化极其微小，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形成了藏族重视经验与习惯这一极为朴实的现实态度，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只有在经验与习惯的基础上才能展开认识活动，人们容易满足于知其然而尽其用，而不用去探究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和本质属性。这是形成藏族经验思维、直观认识的客观基础。

藏区自然环境奇特，气候多变，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这又给世俗的经验思维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当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技能于事无补时，他们便求

助于巫术了。”^①藏族先民经常把主体的行为、意愿、感情、能力和整个生命都投射到客体世界中去。在他们的心目中，物象和心象、事实和意念、客体事物的变化和主体情绪的波动、客体无意识的运行和主体有意识的行为……经常混为一体，构成了心物不分、天人合一的混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万物有了行为，有了生命，有了灵魂，都成为可崇拜的对象。于是先民们又发展了自己的神秘思维，进一步运用投射—幻化的方式，创造出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相关的神话世界和巫术世界。他们正是借助于描述神话和巫术世界中虚构的和不可直接观察的深层秩序，去解释观察秩序满足不了的解惑释疑等的需要。所以，藏族先民的经验、直观认识中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苯教就是在集体表象基础上发展而成万物有灵与多神崇拜的宗教。

藏传佛教又大量吸收苯教的神祇、巫术、仪式、习俗等，为自己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地区和民族色彩，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佛教派别。藏传佛教承认藏区各种传统的神秘观念，但对于思维的终极目的来说，它只是一些中介物，认识主体通过对这些中介物的体认，要达到的是体认法性、自我解脱以及普度众生之目的。从这一点上看，藏传佛教又确实把神秘主义提高了一个层次，赋予它认识宇宙本体的功能，使其变成了更带思辨色彩的思维方式。

同时，后弘期形成的藏传佛教，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印度大乘中观派和大乘瑜伽行派。大乘中观派的认知特点是运用般若智慧直接体认认识对象，体悟万法性空，以获取精神解脱的直觉现观思维；大乘瑜伽行派的认知特点是以逻辑概念和推理程序为特征的因明思维以及内省式和顿悟式的思维，此两派的认知方式都被藏传佛教所吸收。但藏传佛教在批判继承两派认识思想的同时，更加全面系统地接受了印度晚期佛教与印度教相结合而成的密教的修持认知方

^①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34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式，并经过本土宗教（苯教）神秘主义和传统的经验认识方式的参与和改造，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特殊的认识论——直观主义认识论。

（二）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

我们通过对藏传佛教各教派认识思想的研究，发现其认识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具体形象、具体符号去反映抽象意义，把认识客体——宇宙本体，佛性佛法都附会在形象、符号和行为之中，也就是人为地赋予特定对象以象征意义，使其与佛法完全冥合。以观想、手印、咒语等，即身、语、意三密结合为方法，直观体认世界本体，证悟万法性空。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特殊的修持方法直接进入佛境而抛却推理过程的认知方式，我们将其概括为“直观主义认识论”，它是藏传佛教认识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是藏传佛教认识论的总特征。方立天教授认为：直观认识，“是一种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反复、专一的思维活动，以求得认识的转变，心理的升华，精神的解脱”^①。这是一种有别于一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也有别于普通逻辑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这种由个别体悟一般、由表象把握抽象、由理性贯穿感性、由渐悟通达顿悟的认识论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直接性。直接性有空间和时间两个规定性，空间上是指直接与认知对象接触，直接体认对象的本质特征，具有感性认识的成分。时间上指第一刹那，也就是第一次与认知的对象真如（佛性）会面。是以人生生命去体验世界实相，是一念见道，当下悟得。

第二，无分别性。藏传佛教认为，对事物分别地局部地看，就会看成静止的而不是变动的，割裂的而不是完整的，就不能得到真

^① 方立天：《中印佛教思维比较》，载《哲学研究》，1989（3），39页。

理性的认识。分别的、局部的认识并不是真实的认识，不是真理或曰真谛，所以，方立天主张“无分别说”。世俗的“分别说”是分别地对待各种具体的现象，是有分析地展开和把握各种事物的差别相。“无分别说”是离开不应分别的分别，通过直观而超越各种差别相，达到无差别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不可言说的，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把握方法，不能用概念、分析、判断、推理，只能透过主体的超验直观而呈现、展示出来。藏传佛教强调有了语言、概念、分析、判断、推理，就有分别，分别就是执著，应当离开各种分别，消除各种执著。如索甲仁波切所说：“拥有分别观念，拥有相对观念，会执著或拒绝外物的心，就是凡夫心。基本上它与一个‘其他’相结合，有观察与被观察者的对待关系。”^①当然，藏传佛教也不完全否认“分别”的意义，认为通过世间的认识——分别识，进而观破分别识的缺陷，舍断分别识，证入出世间的认识——无分别智，真理也就直接呈现于面前。所以他们认为人们的感性、理性认识与直观认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实际上是将理性与非理性一炉而冶的。

第三，冥合性。藏传佛教认为世俗中的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这种表面的认识是不可靠的。方立天认为，如果主体与客体处于差别对立的状态，主体是难以真正认识、把握客体的。正如铃木大拙所说：“我们必须记住，只要我们站在外部，我们就是局外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永远不能知道事物本身；而关于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无非就是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我们真正的自我是什么。”^②所以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主张认识主体置身于认识对象的内部，深入对象的内层，与对象契合为一，从而真正地把握世界的实相。

① [美] 索甲仁波切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之书》，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② [日] 铃木大拙著，王雷泉等译：《禅宗与精神分析》，2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第四，离言说性。藏传佛教的直观是不能用符号和语言文字表达的，凡以符号和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就不是真理性认识。方立天认为，有了语言、概念、分析、判断、推理，就有分别，分别就是执著，应当离开各种分别，消除各种执著。同时还认为一般概念范畴不能描述事物之实相，语言文字不是真正沟通主体和客观世界内在本质的桥梁，而是把握世界实相、达到真理认识的障碍，故需离言说。

第五，神秘性。藏传佛教的直观是特定修行阶段的认识活动，是密宗修行的最主要形式，不是常人所能具有的，是要经过静坐、禅定等预备性的心理训练才能形成的。直观是追求一种宗教境界，以寂灭清净的涅槃为目标。这种涅槃境界是一种涉及宗教、哲学、道德等感受的心理状态，实质上是一种神秘幻觉状态。

第六，新生性。直观认识是现量的结果，现量必须是第一刹那，而且必须是首次的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可以是离分别不错乱的，但已较为陈旧，既已陈旧，就必然向与言说相结合的方向运动，成为分别识。所以直观认识是由于某种偶然机遇的触发，顿然出现主体本性与万物本性的同一，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的融合，刹那（人生）与永恒（宇宙）的冥符，突然彻悟人生和宇宙的真相，心灵获得解脱。

我们认为在把握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虽然吸收了藏族传统认识思想中的经验认识的成分，但它不是处于感性层次的经验认识。

方立天教授认为：“佛教要求修行者在获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后，排除、超越这些认识，又回复到这些直观，这种直观是后得的直观，不是原始的直观。”^①实际上，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非常重视理性认识在修行中的作用，主张修行人必须系统学习佛教

^① 方立天：《佛教哲学》，190页，吉林，长春出版社，2006。

经典，加强理论修养，只有当理性认识达到较高水平才可进入密宗修习，对宇宙万物本质进行直观主义认识。

第二，直观认识不是普通的直觉认识。

首先，普通的直觉认识是介于觉者与被觉者之间的，而直观认识是就某一事物还没有成为事物以前的观照。所谓观照还没有成为事物以前的事物，就是观照天地未分、主客未分的東西，观照未被分别的事物的真相，这是无分别的纯粹的经验，这种经验没有被分别，还没有被概念化，没有觉者与被觉者、主体与客体之分。其次，直观只能是发生在佛教禅定中的现量认识；直觉是世间认识，没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再次，直觉觉知的是有限的事物，是对特定事物的认识，而直观认识关心的不是有限客体，它是正在观照到自己的万物之整体。这个整体并非是有限的，但无限的整体却超越了我们普通的人类理解力。然而，直观正是要对于无限的“不可理解”的整体直观，这种直观绝不可能像直觉那样发生在我们受有限对象和有限事件局限的日常经验中。最后，藏传佛教的“三士道”修行，又包括了大小乘兼宗及显密兼修的特性，需要了解和掌握佛教的各种义理，而佛教义理有许多需要理性分析和名言概念表达的因素。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既是对“真如（佛性）”的理性理解，又是运用超然智慧的直观的过程。所以直观认识虽貌似直觉认识，但它还是与排斥理性的直觉认识有区别的。

第三，直观认识也不是纯粹神秘认识。

藏传佛教吸收了印度教和苯教大量的神秘认识成分，但我们绝不能得出结论说它就是纯粹的神秘认识。事实上，藏传佛教非常重视理性认识在修行中的意义，尤其是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在阐述自己写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的目的时讲道：当时藏地由于重密轻显，重止轻观，以为单靠诵持上师教给的几句密咒，通过神秘的

内心体验就能成佛，因而造成了“观视佛语多片眼，复乏理辩教义力”^①。土观对此也批评说：“藏地多数宗派对广研三藏教义者，则名曰分别师，或曰教师，意存轻蔑。故舍多闻，专修脉、风、明点，或但求指点彻见自心本性，希得解脱，如是行持颇为偏狭。”^②因此，他们主张显密结合，先显后密，止观双修，并根据修行者所处的水平（根基），依下、中、上三士道，由低到高依次修习。特别强调要依靠理性的思辨能力，对教义作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才可以灌顶授予密法，对宇宙人生作直观主义认识。所以，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不是完全否定理性认识的神秘直觉主义。

（三）直观主义认识是藏传佛教各派认识论的特质

我们知道显密结合、以密为主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藏传佛教密宗一方面把性空绝对化，认为它是极其神秘的，犹如金刚，是永恒不变、不生不灭、不可摧毁的，乃佛教徒修持的最后目标，所以密宗又称为金刚乘；另一方面又承认缘起，承认世俗烦恼皆缘起，认为人心本是极其清静的，但要证悟佛陀，还必须破除干扰人心的烦恼，而破除的办法就是直接观想本尊，并要通过具体形象的曼陀罗坛城、图案、法器、画像等，以及手结密印（身密）、口诵咒语（语密）、心作观想（身密）、乐空双运等行为方式，才能证悟自身菩提心，达到佛陀正觉，所以密宗又称为易行乘。

宁玛派认为：“先要定知境为心，知心为空，知空为无二双融。”“随现何境，唯是自心，自心的心性是自然智慧，除此自然智

^① 宗喀巴著，法尊译：《宗喀巴大师集》，第一卷，2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18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慧外，再无余法，其导入此道的方便，多与大手印派相同。”^① 这里讲的导入此道方便，就是要以“《密点》的方便道”^② 直观体认心性本空。

萨迦派认为：“体验如是空性之时，又非全无所有如虚空之断空，而是唯明唯觉，一切无不明显现，若凝观此体，又全无自性可得，则可决定其为性空。如是明空虽二，但不是各自孤立，则心的自性本空……对此不但闻解，若能真实生起觉验时，则所现皆能转成生死涅槃不二之妙用。”^③

噶举派认为：“心中若现色声等一切境相，或起善不善诸美恶妄念，都不作任何取舍，即此体相上但注心凝观，它便自行泯灭，灭后迹相了不可得，惟成空寂，从而坦然安乐而住，若得如是见地，即是悟入法性，见心本性。”^④

格鲁派尽管比上述各派更加重视理性认识的作用，但在其核心认识——密宗认识的方式上与上述各派并无本质差别。宗喀巴大师主张止观交替而修，先显后密。依据密乘四部——事、行、瑜伽、无上瑜伽，由低到高逐一修习，最终达至“直观佛的果德如五现证等”^⑤。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认识论、噶举派的大手印认识论、萨迦派的道果法认识论、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认识论等，在认知方式上毫无二致。他们共同都用“生死涅槃无二分别的灵明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40~4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3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③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110~11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④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8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⑤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15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智性之法性境界”^①，他们把传统上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路径归结为“世俗谛”，而把在禅定中获得的直观认识归结为“胜义谛”，自命为“殊胜认识”。认为理性认识是“前导”、“前行”，要认识宇宙的本质，必须依靠直观在禅定中去体悟、体认、契证“真如（佛性）”，因此“胜义谛”（直观主义认识）才是获得终极真理的唯一途径。他们都以直观主义认识作为其本质特征。

（四）藏传佛教认识论是藏传佛学、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辩证统一

藏传佛教认识论是通过一定的、特殊的修持认知手段和认识路径，最终达成证悟成佛的终极目标，这与整个藏传佛学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其佛学理论与知识论、认识论是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的。同时与汉传因明偏重逻辑形式，轻视量论不同，藏传因明更侧重于知识论（认识论），它本身就是藏传佛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藏传佛学、认识论、逻辑学是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

二、成果的创新与价值

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虽已成为显学，但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教义义理上，对其哲学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更不用说对认识论作专门的研究。本书是在吸收大批专家学者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一本藏传佛教认识论的专著。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有：

将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直观主义认识；阐述了直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观主义认识同经验主义认识、神秘主义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与联系；系统考察研究了藏传佛教各派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探讨了直观主义认识论思想形成的逻辑学基础——量论；最后形成藏传佛学、认识论、逻辑学三位一体的藏传佛教认识论体系。

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

第一，系统分析、归纳、整理了藏传佛教各派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形成了一个藏传佛教认识论体系。

第二，对藏传佛教整个认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本成果中将藏传佛学、认识论、逻辑学归纳为三位一体，实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

第三，发掘直观主义认识的本质、特征及其实现途径，丰富了认识论的内容。

第四，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系统地分析阐述了藏传佛教所包含的辩证思维，批判继承其合理内核，这对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填补在藏传佛教研究上的缺失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目前对藏传佛教认识论的研究，除逻辑学（因明）部分较为发达外，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可资借鉴的现成材料不多，一切都得从浩瀚的藏传佛教史料中收集提炼。尽管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查阅、翻译有关藏学资料，竭尽全力使其完善，然而面对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揭开了冰山一角，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失之偏颇的地方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三、本课题的研究情况

本课题获得立项后，即投入了紧张的研究之中，由于藏传佛教的大量材料是关于历史和教义的，涉及认识论的材料较少，所以需要从大量的材料中进行遴选和归纳整理。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直观主义认识，这种认识所包含的神秘和非理性的成分，以及其又是产生于修密宗的禅定之中，给我们这些非佛教徒的学者带来了研究上更大的难度，我们不得不请教西北民族大学多识活佛等，以弄清其中的奥秘。我们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藏传佛教的认识特点，总结其认识运动的规律，客观评价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当然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如直观主义认识论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直观主义认识产生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直观认识与灵感认识的关系等，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的产生和发展	(1)
二、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	(16)
三、直观主义认识是藏传佛教各派认识论的特质	(23)
四、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的作用	(26)
第二章 认识的主体与对象	(29)
一、认识的主体	(30)
二、认识的对象	(39)
三、认识的条件与途径	(64)
第三章 宁玛派“大圆满”认识学说	(86)
一、三根说与心性论——认识之要素	(88)
二、九乘修行次第说——认识之路径	(96)
三、大圆满见修——认识目的之实现	(100)
四、大圆满认识学说的特点及其意义	(106)
第四章 萨迦派“道果法”认识论	(111)
一、对主体的认识	(113)

二、对心体的认识	(115)
三、萨迦派显教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122)
四、萨迦派密教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126)
五、道果法认识论的具体方法	(133)
六、萨迦派认识论的特点	(138)
第五章 噶举派“大手印”的认识思想	(140)
一、什么是“大手印”	(140)
二、认识的对象本自具足	(142)
三、认识上相对论	(149)
四、直观心性本净的方法	(150)
五、“大手印”对佛(心)的直观体认	(160)
第六章 觉囊派“他空见”认识论	(166)
一、关于认识的主客体	(168)
二、对认识本质的理解	(173)
三、觉囊派认识论和其他教派的比较	(184)
第七章 格鲁派“道次第”认识论	(188)
一、认识论的转向与改革	(188)
二、认识论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方法——缘起性空	(193)
三、在认识上突出“善知识”的引导作用	(209)
四、认识的次第——“三士道”	(222)
五、格鲁派认识论的特点	(271)
第八章 直观主义认识之规程与范式——藏传因明	(278)
一、关于认识对象——境	(280)
二、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法——现量	(286)
三、直观主义认识论的前导——比量	(292)

四、藏传因明在藏传佛教认识论中的作用	(297)
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09)